說詩晬語

說詩晬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為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衎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為海岍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

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

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為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為

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

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腴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

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已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如磧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

處著得妙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方員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

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賡歌叙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韵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鱨鯊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疏密錯綜宜是

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着一脩齊治化字沖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詠歎也芣苢殷其靁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褆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為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為父復讐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為極則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己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荅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譎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己

而不言已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萇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苕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後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瀰渺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卧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為小純乎雅之體者為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揚羽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為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趨於善則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淂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顛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

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

象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駉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即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噎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為經烏得為過

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瞀憒之中令人得其悃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為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為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詠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為之思而不得轉而為怨怨而不得轉而為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

望君之感悟也九章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卜居漁父兩篇設為問荅以顯己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有詩說離騷說另出此錄其大旨二十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北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

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疎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為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

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訿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秪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荅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懨懨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為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叙鋪叙中有峰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于收歛收歛中能含藴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為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傎

麗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欵欵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

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為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悵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濶絶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為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襍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

其語云憶我初来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為一大宗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

旨清峻阮旨遥深故當截然distinct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軒輊二陸潘張亦稱彙

衞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

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于潘陸閒

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沖弗受也過江以還

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輩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

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

白日欲卧未必非陸氏為之濫觴也所擬文賦云

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

旨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
詩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
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
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為中品
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晉人多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
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
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鉤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為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間專尚琢句庾肩吾云鴈與雲俱陣沙將

蓬共鷺殘虹收宿雨鈌岸上新流水光懸蕩辟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櫟花逐下山風江摠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驚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以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鐃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勅勒歌亦頗相似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少虞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車行云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艶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陳子昂曲江張九齡起衰中立此為勝廣云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藥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

唐顯慶龍朔閒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黄初

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為㝡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㝡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禼生平抱負悉流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宜新寧高氏別為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

步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理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澌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為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

為楷式。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文以養氣為體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瀠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滯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踪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来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拍以為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强

詩篇結局爲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叠浪而來略無收應成何章法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

高岑王李　領　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漫中求整飭也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然自失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

美稱爲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頹秃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砅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嚴

人行篇中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不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潭沱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

此老獸鬪生面處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
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
句用韻亦嶧山碑又別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
綿裏針軟中自有力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
石一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不轉韻者李
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類韓昌黎十之八九後
歐蘇諸公皆以韓為宗。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
曰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何者別於

律句曰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貙貙生貔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斂手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

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雖非
貴品
仲初當窗織云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
箱人即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
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
之更褻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
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
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
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梲之誚杜

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奡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為上即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即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

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態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脉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陽城下詩岸風

翻夕浪舟霎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滞才難盡
艱危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温飛卿商山早
行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槲葉落山路
枳花明驛墻周處上朴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處
河聲流向西下接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
直塌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
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為模楷
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

公不作邊城將誰知愚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官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卧之筆此皆天然

入妙未易追摹
大歷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
風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
居人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鴈千峰共夕陽名
儁有餘自非盛唐人語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
黃葉浩然離故關畢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
間有之
七言律平敘易于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為
尤難貴屬對穩貴遣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

揔歸於血脉動盪首尾渾成後人秪於全篇中爭一聯警拔取青妃白有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勲黄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署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為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癈議

論不棄藻繢籠蓋宇宙鏗戛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嘗咿嚶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詘劉每難測其指趣

○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義山近體襞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攄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

云但須鸑鷟巢阿閣豈假鵷鷃在泮林不媿讀書人持論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為花全無生韻弗尚也義山此曰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四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為跳脫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

溪烟綠楊一語分明郁溪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
破字聚字濮字樸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
在此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
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
而忘其為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
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
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為役元白滔滔百韻
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為淺率家效
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

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為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孃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績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而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奬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繇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

翰蒲萄美酒為歷卷　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歷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凡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

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窓情非不摯成蹙頞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說詩晬語卷下

長洲沈德潛碻士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以義山為西崑體者非是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黜科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渟滀之趣無復存矣

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

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譏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囊中猶之郛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已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

年八十餘六十年閒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為貪多者鏡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

子子求新而入於詭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淒厲而意趣風骨自見如為
德人之音
西江派黄魯直太生陳無已太直皆學杜而未齊
其為者然神理未浹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
變為恬縟楊誠齋鄭德源變為諧俗劉潛夫方巨
山之流變為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
人一覽易盡亦為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為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
楊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為貴無如

此二公者然排沙簡金幾於無金可簡亦安用多為扎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歐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叉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為護猫頭筍因編麂眼籬風來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峰湧帝青遠近箏爭勝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昇者至若鳧江魚應慟哭此中留有屈原墳則恠矣腳跟頭上兩青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如木上座竹夫人趙盾日侯翁風之類

曲摹里巷之語含大聲而愛折楊皇荂宜識者之不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眞宋詩出矣。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客遊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涸清錚可誦者月泉吟社一卷便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爲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裏寒驢駝我畫圖間好句不過爾爾翁王

元美謂直於宋而大淺質於元而少情豈奇論哉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淂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槩又東坡後一鉄手也絕句寄託遥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為冢他如吳淵穎之兀界廼易之之添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艷故應並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方駕

鐵崖樂府詭譎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于男

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全也錢門
諸子中王筍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填詞等
之自鄶已
元季都尚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
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
步趨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要
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
基次之張志道以寧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
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
論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

詩袁景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

李庶子間

高典籍棅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遥壑

飛雨霞際晴夕陽鴈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閬中林

子羽輩未之或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

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陽力挽頹瀾李夢陽何繼之

詩道復歸於正

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廻

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掎摭謂其摹擬剽賊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絶此為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嶔嵌自能獨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山涉筆膚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瘴雨寒雞夢早朝上句寫遠竄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成之忠愛俱見矣又趙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

楊用脩負高朗伉爽之才沉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用修所長過于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蕙稍後有高子業叔嗣並以沖淡為宗五言

古風獨饒高韵後華子潛蔡希韋柳之風四皇甫沖澹汸濂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涬而氣垢已離正嘉之際稱爾雅云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譏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掊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

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無天盡交河薊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過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鑿新弔詭一變為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為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為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迴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埽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為作俑之始其

然豈其然乎

萬歷以來高景逸攀龍歸季思子慕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

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為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以擬華嵩偶過庸人頌言良梏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遯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為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寬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逕康樂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尚象涵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訣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砭其失處蓋詩當求新

於理不當求新於理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尚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臚陳卷軸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乖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亦近世字面錦葛同褒嫌不稱也若本叙述近事即方言謠諺不妨引入頎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据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

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為千秋絕唱後人粘著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為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爾應為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

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却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黄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眞馬眞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又如

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者必裝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真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凸處盡成堆張承吉之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語。東坡尖叉韻詩偶然遊戲學之恐入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為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詠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熟相濟於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灋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為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摠述累累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備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為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鑪鍊便

成警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腳如大廈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韵腳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為對偶者五言如王摩詰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袨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方板中求活時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入別韻者然

必於通韻中借入如冬韵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豪韻詩起句入蕭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為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碍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即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累

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唫則神

味出

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各有規格在也然腐之為病塡詞者毎知之纖之為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為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趁韻宜亟脉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毛稚黄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滛褻等題可無作

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

雜體有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組離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為之然而大雅弗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傖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淮雨別風貽譏踳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為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為豔情發也雖四始以後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

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友朋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敎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垂夏殷鑒也他若風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

上凡斯託旨注往杳之似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
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
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鬟五
百萬兩鬟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
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
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
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
重其行無及其容婦容不亦德言功並列耶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
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

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畧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為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

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渾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為辭說或周遮徵引以

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濾觧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茍𨑳章云道茍可得不棄於厮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真能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韵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韵古人雖有之不得

引為口實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為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

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頷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為惡詩而不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韋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為善本

韋縠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

墻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駁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鼓吹一書（嫁名元遺山者）尤為下劣學者以此等為始基汩没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毋誤入路頭為康崑崙之續也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逢逢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

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
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為雲為龍頡頏四方上下逐之
歐陽子高於蘇梅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
高於黃魯直而已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
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
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歌之道者鮮有不
和平其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己揎拳露臂覿其意

氣可覘所養矣

負罪引慝思古無訧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即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聞訶譏之詞乃有遭讒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詩情動相譏議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子憂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其知所節焉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

之詩也即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者存倘詞可餽貪工同聲恍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為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為美人離騷以君為美人漢武以賢士為佳人光武稱陸閎為佳人而蘇蕙稱竇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為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

猶之子之稱非婦人自其所天之謂

樂府鰕魱篇魱同鱓水族之細者從旦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鰕鉏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魱無鉏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魱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為鉏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可証也惟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人以忙遽為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恩為辜負按辜辠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荅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叙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興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歎未知其趣爾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

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

梵辭逢此世之劻勷註謂急遽意勷讀同穰韓昌黎文新師不牢劻勷將逋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劻勷白樂天詩委命不劻勷正得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音駝瀏灕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襍錄

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舞劍而以渾脫二字并瀏灕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後漢逸民傳序引楊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楊語也惟張曲江詩令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改篡爲慕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 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熳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

説文玉篇等書從无熳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昌黎南山詩有爛漫堆衆皺句皆爛旁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爲熳不知起於何時焉烏成馬習焉不覺殊可怪也。杜詩衆雛爛熳睡俱從火傍煞是後代鐫本所訛不可引以爲據

已上偶舉大概以枚數闕何能遽盡細心求之其訛自出